

香港傳真

中信泰富政治暨經濟研究部
中國稅務雜誌社綜合研究組

No. 2008-60

2008年8月25日

現代化：在行進中的安魂曲

伊曼紐爾·沃勒斯坦¹

這篇短小的辯論文章是1975年我和阿歷克斯·因克爾斯(Alex Inkeles)在“美國社會學協會”的會議上發給與會者的。我試圖埋葬現代化理論，或至少表明為何我在受前輩關於這樣的教育後仍反對它。雖然我擔心現代化理論通過改變形式而繼續存在下去，但我仍認為我所說的是正確的。

當一種概念已經死亡之時，一些人試圖通過將它作為宗教咒語來援引從而使它復興，一些人則對它的消失深表遺憾，另一些人假設它從未存在過，還有一些人則對它感到焦急。只有“美國社會學協會”舉行了一次悼念儀式。

De mortuis nil nisi bonum(死亡只是一種解脫)?對個人來說也許是個好口號，但對知識分子或政界人物並沒有大用處。因此，

¹ 伊曼紐爾·沃勒斯坦：《沃勒斯坦精粹》，南京大學出版社2003，第135~141頁。

我應該對社會科學如何曾經走進這個以現代化理論著稱的死胡同作個簡短的回顧，現在我們中的一些人已走出了就在眼前的這個死胡同。

回顧這個觀念的歷史我有所猶豫，因為我覺得這項工作已在許多場合被做過了。但我腦子裡始終保存著熟悉的記憶。直到 1945 年，認為歐洲是世界的中心似乎仍合情合理。甚至在歐洲以外的和針對歐洲的反帝運動也經常這樣認為。但世界是在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地向前發展，每個人的地理視野都在擴大。為了應對這個日益變化的世界，西方學者發明了“發展”、“第三世界”以及“現代化”這些名詞。

讓我們從引用這些詞的優點開始討論。這些新名詞代替了過時的、令人厭惡的老名詞。落後的國家僅是欠發達。“黃禍”（Yellow Horde）開始被第三世界代替。進步不再是西化。如今人們可以不受干擾地進行現代化。

首先，新概念提供了希望。毫無疑問非洲人未發明過車輪，亞洲的宗教無疑是宿命論，伊斯蘭教無疑鼓吹服從，拉丁人實行種族婚，缺少企業家式的節儉；但現在可以肯定地斷言這些缺失並非生物學上的，僅是文化上的。像日本一樣，如果欠發達國家能夠聰明地創造出本地的卡爾文主義的東西，或如果它們能被引導改變孩子們讀物的內容（當然孩子們首先得被教會讀），或如果在遙遠的村莊發展廣播事業，或如果有遠見的精英們借助於利他主義者的幫助動員了愚昧的大眾，或如果……等等，那麼欠發達國家也將穿過約旦河進入一片流淌著牛奶和蜂蜜的土地。這就是現代化理論所提供的希望。

毫無疑問這是幾個時代有價值的比喻。很容易顯示這個比喻是怎樣被世界的支配者們所利用的。儘管如此，讓我們承認這個比喻有助於促進真正的和善意的學術活動以及慷慨的社會行動。但時間卻拋棄了幼稚的東西，逐漸呈現出其真實面目。

我們並非生活在一個現代化的世界，而是在一個資本主義的世界。讓這個世界前進的不是對成就的需要，而是利益的驅使。被壓迫階層的問題不是怎樣在這個世界中建立關係而是怎樣去推翻它。大不列顛、美國和蘇聯都不是任何國家的未來模式。它們僅是目前的國家結構，是在一個單一的世界體系中運作的幾種制度（而非全部），而這種世界體系是並且總是在不斷演變的。

我們需要做的最後一件事是：當我們都在其中運作的社會體系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成為一個單個的單位時，對不可比較的、非自治性的實體進行比較衡量。在這個單元，整個比賽在資本主義的世界經濟中發現的內部關係中重新開始。這些關係包括：核心對邊緣、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霸權文化對反霸權文化、要求用普遍性標準衡量個體行為的統治階層對制度上被壓迫的民族和種族階層，以及秩序黨對行動黨。這些關係都可以被衡量，但我們至今還未進行衡量。

如果我們希望瞭解我們的世界，我們要做的第一件事即是徹底地拋棄在歷史學和社會科學之間存在的任何區分，並且要承認我們是單個研究學科的一部分：這種研究即是關於人類社會歷史演變的人類社會的研究。沒有任何不受歷史時間限制的結論，因為體系和結構是在不斷變化的。如果不參照理論建構——其功能便是在現實中創造意義——就不能深刻理解任何單個或一系列社會事件。

同現代化範式相聯繫的這些概念最主要的錯誤是它們是非歷史的。畢竟，現代社會並非無故出現。它包括在封建歐洲出現的生產再分配方式的一種特殊變體向基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歐洲世界經濟體系的轉型。它涉及到這個世界經濟體系中核心地區國家結構的強化以及邊緣地區國家結構的相對弱化。

而且，一旦資本主義作為一種制度得以鞏固並且不存在任何顛覆的威脅，資本主義作用的內部邏輯、最大限度地尋求利潤，便迫使它不斷擴張——廣泛地佔據整個地球，並強烈而不斷地（如

果不是穩步地) 積累資本，為了盡可能保證生產的進一步擴展而加速進行機械化；利用和優化對變換的世界市場的快速反應，這種反應通過勞動力的無產階級化和土地的商業化來實現，這就是現代化，如果你想用這個令人不滿的詞的話。

但不管我們使用任何詞語，讓我們切記後綴“-ization”（化）在英語中是自相矛盾的。它不僅指某事物的狀態，而且也指形成該事物的過程。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在存在了四、五百年之後，仍沒有實現自由的市場、自由的勞動、無償使用土地和資本的自由流動。我也不信它將會做到這點，因為我相信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本質是使生產要素獲得部分自由。事實上只有社會主義世界體系才會實現真正的自由（包括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實際上馬克思關於“從需求領域到自由領域”的運動的表述已說明了這一點。

在這裡我不準備宣揚我的信念。信則會贊成，不信則會反對。我寧願為那些試圖瞭解我們生存於其中的正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轉變的世界體系、並因此獻身於這種轉變的人們提出一個學術研究議程。

我想最先要做的事是必須研究一下 19 世紀社會科學之父們所最初關心的問題——對於我們生活其中的作為一個完全形態的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的瞭解。但我們怎樣去研究呢？我有五個研究課題，每個課題都有廣闊的範圍。

1、第一個課題是作為一種體系的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內部功能：我們分屬於這個體系的核心、邊緣及半邊緣地區的制度性方式，各個單位怎樣能夠並確實實現它們的定位的改變；剩餘價值向核心地區轉移的途徑；階級出現、鞏固、解散的方式；階級鬥爭的各種表現；各種“身份群體”（status-groups，譬如種族群體、民族群體、各年齡段和性別群體）的形成、維持及消亡，以及這些群體與階級結構相互融合的方法；利益衝突的文化表現；擴張與緊縮的循環過程和損害這個體系基本穩定的長期的演變過程互

相影響的方式；對勞力無產階級和土地商業化的反對的形式；國家政府在影響世界市場和幫助特殊群體中所起的作用；反體系的革命運動的興起。

這是一張很長的清單，但這僅僅是一個課題領域，我們必須也要同時在其他領域進行研究：

2、我們必須再討論這個問題——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是怎樣及何時於最初的地點出現的：為什麼這種轉變發生於封建的歐洲而非其他地方？為何它不早不晚偏在這時發生？為何早期轉變的嘗試失敗？這並非僅是考古學重建的一次練習，而是對於我們現有體制本質的充分理解的基本途徑。

3、與之相關的問題是一個幾乎無人涉足的課題。至少有三個世紀（16~18世紀）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與在其外的非資本主義社會體系互相作用。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怎樣與它們發生聯繫？尤其是對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來說，使其可能包容它們的過程是怎樣的？

4、鑒於這些令人感興趣的問題，這就使我們為何必須也要對各種社會體系的歷史形式和可能的生產方式進行比較研究，變得很清楚了。我認為直到現在只有三種方式：在局部的體系中出現的互助（家庭）方式；在世界帝國（要麼充分擴張的、要麼大規模瓦解的）中的再分配的（納貢的）方式；在世界經濟中的資本主義（市場）方式。但是，這是一個具有爭論性的論點。無論如何大量的研究必須進行，這樣才能確切地證實哪個歷史的形成反映了哪種方式，才能首先在體系或方式內而後在它們之間進行恰當的比較。

5、這就把我引向了以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為基礎的第四種體系，即我們未來的世界政府。我們正處於向它過渡的轉折點上，這種體系已開始但仍需一段時間才能完全建立。但是我們怎樣與它發生聯繫？是作為理智的戰鬥者為其做出貢獻，還是做一個聰明的阻礙者遏止它（或惡意中傷它或嫉妒它）？無論如何，在這

裡我們必須也要再次回顧一下各種各樣的“社會主義”的歷程，即試圖轉變世界體系和某種程度上或多或少成功地塑造將來體系的制度的歷程。我們必須考察在世界體系的各種政治分支中的革命運動之間的關係。

也許你會問這個議程並不比現代化所覆蓋的面更大。是的，確實是這樣。但我的議程卻是關鍵之點。現代化理論使我們偏離了能夠談論可能受到關注的問題的議程。這個議程需要我們重新進行歷史性的闡述、積累新的世界體系的大量數據（幾乎全部來自於研究）以及首先回顧並重新界定我們的各種概念。

有人會說這個議程是個大倒退，它從現代社會科學的進步退到了意識形態上的不嚴密的對 19 世紀的思考。對於這樣的反對，我們僅需給出托馬斯·庫恩（Thomas Kuhn）在討論物理測量的歷史運用問題時的答案即可：

許多定性研究不論是經驗的還是理論的，通常是既定的研究領域成功的定量分析的先決條件。在缺乏這種前期的工作以及方法論的指導的情況下，便“繼續向前進行測量”，可能會充分證明這只是在浪費時間……

任何科學的完整而詳盡的定量研究是被衷心希望獲得的成果。儘管如此，並非每項成就都可通過測量就能有效獲得。個人發展和科學群體一樣，成功大多只屬於那些知道怎樣等待的人。

過去的 30 年我們一直焦急等待。葡萄酒已變酸。讓我們回到我們開始的地方，瞭解我們世界的現實——正處於從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向社會主義體系轉變的早期階段。無論是在學術上還是在政治上，這條道路都是艱難的。但是，這又是學術統一之路和科學希望之路。